

# 黑蚂蚁

還珠樓主小說全集

全集第41卷



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

# 黑 蚂 蚁

山西人民  
北岳文艺 出版社



全集终审 崔元和  
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  
终 审 王梦辉  
复 审 张彦彬  
责任编辑 姚 军 马秀萍 薛飞飞  
设 计 谢 成  
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  
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



##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·黑蚂蚁

(全集第41卷)

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

山西人民出版社·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 
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·版权所有(太原并州北路69号)  
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875 字数:111千字

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ISBN 7-203-03718-5/G·1592 定价:24元

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| 穷途遇救入蛮荒·····          | 1   |
| 二  | 森林之花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8  |
| 三  | 椰树林中听狮吼 月明林下起蛮讴·····  | 37  |
| 四  | 容易度良宵 转眼间杨柳岸晓风残月····· | 55  |
| 五  | 凶犀过境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67  |
| 六  | 奇景初呈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80  |
| 七  | 口袋谷烈火炼群犀·····         | 95  |
| 八  | 蟒窟中的香涎·····           | 110 |
| 九  | 山寨惊变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19 |
| 一〇 | 绝怜弱质无双女 旧约三生愿已虚·····  | 133 |
| 一一 | 报亲仇忍痛嫁蛮王·····         | 151 |
| 一二 | 智伏神巫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68 |
| 一三 | 森林中的危机·····           | 181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四 | 刻骨相思谁与诉 连床赖有素心人·····        | 200 |
| 一五 | 恐怖开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221 |
| 一六 | 森林鬼啸 狮声魅影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236 |
| 一七 | 花影当窗人未起 枝头好鸟叫春晴·····        | 252 |
| 一八 | 食人恶鬼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266 |
| 一九 | 蛮女么桃之谜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283 |
| 二〇 | 森林中的女兵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302 |
| 二一 | 杀人崖旁的奇景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317 |
| 二二 | 古洞中的凶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331 |
| 二三 | 戮凶顽义释白衣女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347 |
| 二四 | 地叱天鸣 欣逃烈火<br>泉甘土沃 又警凶蜥····· | 365 |
| 二五 | 树皮警报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383 |
| 二六 | 问真情森林涉险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395 |
| 二七 | 毒蚁围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411 |
| 二八 | 悲欢离合 总结全书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425 |



## 穷途遇救入蛮荒

云南腾越西南，滇缅交界，重山峻岭绵亘杂沓，溪流泉瀑纵横交错。其中都是亘古无人的荒山野地，森林甚多，往往回环数百里不见天日。除却林中藏伏的各种毒蛇猛兽之外，更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虫蚁，俱都凶毒已极，沼泽间的瘴气又重，休说孤身行旅，便是大队人马带了兵器、食粮想要横冲过去也办不到。为有种种危险灾害，常人从来不敢深入。但这里面财富甚多，非但珍贵药材、兽皮多到无数，更有荒金、石油好些天然富源埋藏在内。一些贪利的山野土人把那大片森林认作衣食父母，虽不敢犯了奇险深入腹地，每当雨季过后也常结伴裹粮入内，大都走进个十里八里，将所采掘猎取的贵重物事得到手中，立时急赶回来。每去之先都是战战兢兢，戒备甚严，一路东张西望，探索前进。一经得手上了归途，便如死里逃生，去之惟恐不速。

这类古森林中多是千百年以上大树，上面枝叶重叠交错，互相盘结，密压压难得见到一线天光，光景昏暗。许多地方非人的目力所能看出。那林木最密之区暗如深夜，静沉沉不透风雨。去时带有特制的灯火，从头到脚均有防御，这一往返照例不眠不休，

稍微耽搁时久，便择空旷之处分班小睡。睡时人用特制大皮囊吊向树上，外面放上许多专避蛇虫的草药，另由不睡的人代为守望。这样比较虽要减少一点劳苦，可是人少不行，还要去过多次，识得地理，或由常时往来森林的老土人做向导才能办到。否则，林中树木十九相同，终年黑暗，又无日夜之分，稍一疏忽便认不出东西南北，一旦迷路，便活活困死在内。又易着火，那几处休息停留之地常人先寻不到。就这样一个不巧遇到毒蛇大蟒，或是林中潜伏的猛兽，仍难免于伤亡，能够保得全数平安归来的简直极少。其实土人拼了性命、卖尽苦力，所得十九被人巧取豪夺了去，落到手里并没有多少。遇到雨季连衣食都混不上，能获小康的千百人中也挑不出几个。

自来采办林中物产的，多是几个土豪猾商主持其事，在国境交界设肆交易。有那心稍平一点的，专收零星土人自家拼性命换来的林中物产，虽然计物所值，所给不足八之二三，把人家应有利益几于全数剥削了去。土人多半勤劳耐苦，长于冒险，年月一多，还能积蓄起来顾全衣食，偶在无意之中采掘到几样珍贵之物更是运气。为了言语不通，天性诚朴，受欺已久，只要肯卖力气，一样可以成家立业，习久相安。那些猾商虽有心计巧取，不劳而获，彼此交易尚凭心愿。除同行暗中勾结，一家不要家家不收、故意挑剔、颠倒贵贱，使前后物价不同、骗取暴利而外，尚无打骂欺凌强夺之事。那极少数的小康之家便由此成立。那被土豪恶霸雇用，或用巧计骗卖为奴的土人却是凄惨已极。非但多么贵重之物都要全数交上，平日还要受那鞭打虐待。所得不多，或是空手回来，打完一顿藤鞭，连饭都不许吃饱。遇到雨季，还要代主人耕种土地，终岁劳苦，直到老死。或在森林之中被毒蛇猛兽咬死了事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土人偏又迷信鬼神，无论受雇为奴，均被主人威胁利诱，使其杀鸡折箭立下重誓，明明受尽虐待压榨，心

中只管悲苦，极少逃亡反抗。而这些坐享现成的豪霸全都富比王侯，威势惊人。

有那最工心计的惟恐土人怀恨，见到珍贵物产故意不为取回，只采掘一些不值钱的寻常东西回来敷衍，并且还聘有武师打手和有本领的恶奴监督前往，果然所得更多。于是大家学样，都用重金厚礼，聘请有本领的人相助，领了土人入林觅取。这班领头的武师恶奴大多贪残凶横，地在国境交界、深山之中，又无人管，稍不如意，随便杀死，任性鞭打，更不用说本身还要抽头，隐没一些。聪明一点的土人知道巴结，寻到贵重物偷偷献上，几次过去，讨得欢心，样样均可随便，还好一点，忠厚一点的便吃足了苦头。可是那森林方圆好几百里，地在高丽贡山西南、黄工岭深山之中，人能走进去的只有一条路。为了形势奇险，休说林内，便那来路山口，数十里山径野地，也是奇禽猛兽、毒虫蛇蟒出没之区，危机四伏，一不小心照样送命。照例第一天赶到森林边界，在附近山洞中住上半日，养好精神，再往林中走进。沿途采掘猎取，直到一片能透天光、广约数十亩的湖荡旁边为止。前面林木越密，无法再进，从来无人走进十里以外。本来是做这一行苦业的不是土人，便是蛮人，没经过的人也受不了那样艰险劳苦。

主持中最有名的人号称四大家，三大家均是云南省的富豪，内有一家姓孟的乃金牛寨的土司，为首寨主名叫孟雄，据说是诸葛武侯所擒蛮王孟获之后。虽是蛮人，因其娶有一个续弦妻室名叫牛凤珠，原是一个客死异乡的镖师之女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平日爱若性命，渐渐染了汉人风俗，也颇欢喜汉人。所居原在腾越城外山野之中，为了性喜打猎，时带爱妻常往森林边界猎取鸟兽，偶然也同土人入林探险，采取荒金药材之类。但他另有地方，与另三家去处不同。这日打猎回来，因听有一贵官去往寨中拜望，忙带几骑人马当先赶回。牛凤珠率领大队人马随后跟去，中途遇见



大雨，去往庙中暂避。刚一坐定，便见四个官差拿了弓刀，冒着大雨，往殿旁驰进。随听和尚说来人是追两个逃犯，听说犯人武功颇好，只为生有重病，又受官刑，刚由邻县押往省城投案，不知怎会被他逃走，来到庙后厨房内偷吃了些东西，藏向草堆里，被人看见，知道早来捕捉逃犯之事，恐受连累，前往报信，如今官差赶来，就要捉去等语。

凤珠见那官差，还有三人，拿着两副枷锁，看去又重又大，守在对面廊下，一个个横眉竖目，其势汹汹，看来已不顺眼。那三个该死的官差又朝凤珠不时指点说笑，以为对方山寨妇女，说笑无妨，不料犯了凶星。凤珠见那三人似在评论自己头脚，神态轻狂，鬼头鬼脑，本就有气，想要发作。忽听鞭打喝骂之声，转眼一看，乃是两个少年犯人已被先四官差用铁链锁住，连打带踢，在大雨地里横拖倒曳，喝骂而来。那两少年俱都面有病容，被人反拷双手，带了锁链，身上衣服也被打破，露出白肉红伤，有的地方业已见血，骨头却硬，也在厉声回骂。听那口气仿佛为抱不平，打伤豪绅狗子，被对头诬良为盗。别的人声杂乱没有听清，不由起了同情之念。

凤珠二次想要发作，和尚正送茶来，笑说：“这两人把省城将军的女婿打伤，此去休想活命。两个穷人敢和富贵人家作对，胆子也太大了。”凤珠闻言心中一动，又见两犯人业被官差戴上重枷和脚镣手铐，正在打骂议论，内一少年犯人人最昂藏，骂得最凶，连挨了好几十鞭仍不住口。为首官差非要打得他住口才罢，余人正在做好做歹，看意思似因案情重大，恐生意外，乱哄哄正闹着一团。恰巧另一少年犯人好似力竭声嘶，倚在壁上，朝众官差怒视，偶然也跟着骂上几句。忽然回过头来，凤珠正立殿前廊下注视，双方目光恰巧相对。和尚业已遣开，凤珠忙用二指按着嘴唇，使一眼色，将头微摇。少年犯人立时会意，忙将同伴碰了一下，嘴

皮微动，也不知说些什么，二人同时住口，不再咒骂，众官差也自停手。一个官差假装好人，并还问和尚讨了碗茶水递过，由此目光一齐转向正殿这面，神情越发轻薄，交头接耳，说笑不休。

凤珠所带蛮兵均在偏殿避雨，身旁只有四个贴身蛮女。主仆五人本就年轻美貌，南荒天热，穿的又是蛮装，凤珠原是汉人还好一些，那几个山女年纪既轻，周身又未穿什衣服，只上身一件云肩遮着双乳，下面一条莲叶短裙，一身雪肤花貌倒有大半裸露在外。这班虎狼色鬼一样的官差调戏民间妇女本是家常便饭，越看越起劲，为首两个竞相绕着长廊走往正殿来找便宜。总算和尚看出不妙，在旁警告，同时瞥见偏殿之中矛影刀光和一些奇装异服、貌相凶猛的蛮兵，想起孟家土司的威名，连当地官府俱要怕他几分，这几朵鲜花都有毒刺，招惹不得，这才息了妄念。

南荒暴雨照例来得也快，去得也速。下时仿佛天河倒倾，瀑布也似，一阵风过，当时云散雨收，满地奔流转眼都尽，头上天色反更鲜明。这时日色业已偏西，天是一色澄碧，只有小小两片白云在天边缓缓浮沉。殿前花树上雀鸟交鸣，繁阴满地，大雨之后甚是凉爽。天一放晴，对面官差便押了犯人起身。凤珠见那两个少年业已疲惫不支，拖着数十斤重的重枷重锁，一颠一拐，踏着地上雨水，走得十分狼狈，越发激动义愤，忙命心腹蛮女暗下密令，先命几个蛮兵偷偷尾随下去，看其是否就此起身，还是送往衙门囚禁。等人去后，又故意与和尚谈了一会，方命备马起身。刚被和尚送出，走不多远，便遇蛮兵回报：官差因省里催提犯人太紧，早来被他逃走，又耽搁了半日，现已准备连夜起身。但见犯人伤病均重，恐其死在途中无法交差，现正想雇轿马，无奈土人知道他们向不给钱，饮食自备，还要打骂，得到信息，是有马的全都逃走。太阳已快落山，市集早散，正在为难，向人打听谁家马和车轿，想抓官差。

凤珠原意打听明了下落，回去逼着丈夫用金银去向官府行贿买放，一听这等说法，再想起那些官差的可恶，忽起杀机，立时喊过四个精明强悍的蛮兵，令将衣装换掉，扮作赶集回来的山民，带上几匹马，分为三起，先装路过，对方一问便讲生意。这些狗差必当山人好欺，一说必成。等他上马，假说抄近，引往野外树林之中除去，将这两人救下。说完，蛮兵带了几个同伴和十三匹马，照着所说，分成三起，往前走去。凤珠知道对方步行，又带了两个有伤病的犯人，决走不快。回顾来路，人家庙宇均在坡后，并无入迹，便将手一挥，带了手下三四十个蛮女蛮兵，绕往前面荒野树林之中埋伏等候。

那两少年一名王翼，一名时再兴，上辈均是前朝遗民，由蜀西故乡逃来腾冲附近莲山隐居，种了几亩薄田。因奉先人遗命，虽然读书习武，并不求取功名，专以耕田度日。农家生活本极勤苦，二人少年好友，又都慷慨好义，欢喜扶危济困，爱打不平。当地邻近滇缅交界，虽极偏僻，却住有一家姓金的豪绅，本是山民，改土归流业已多年，家财豪富。弟兄二人各有一点功名，因妹子生得美貌，经人拉拢，送与省城将军为妾，非常得宠。恰值正妻病故，又扶了正。当年两郎舅又结了亲家。经此一来，金氏弟兄权势越大，横行城市，无所不为。王、时二人住处离金家二龙庄有三四十里，平日虽有耳闻，心中愤恨，无如强弱相差太甚，相隔又远，从未见过，也就不以为意。

为了耕田所得不够食用，这日同往山中打猎，归途遇见一个穷苦山民号哭飞奔而来。拦住一问，才知那山人蓝山在山中得了一大块麝香和别的贵药，正在高兴，想往市场去换两丈花布、几斗米吃，不料被金家狗子小阎王金文郎出来打猎撞见，硬说他是偷盗而来，强夺了去，还要鞭打。蓝山跑得极快，业已逃走，因舍不得那块麝香，逃时气不过咒骂了几句。狗子大怒，带人由后

追来。因与二人相识，知其肯帮苦人出力，哭求相助。话还没有说完，狗子已带了几个恶奴赶到。二人到底年少气盛，一时激动义愤，迎上前去。因见对方人多，心想擒贼擒王，一出手先将狗子擒住，打了一顿，立逼狗子将所夺麝香还有一大块茯苓一齐还与蓝山，并令恶奴退远，立下重誓，不再欺压善良，方始罢休。狗子迫于无奈，只得照办，众恶奴也被吓退，不敢上前，白吃了一顿苦头，带着重伤哭了回去。

金氏弟兄只此独子，闻报大怒，当夜便与官府商计，卖盗攀赃，说二人是杀人强盗，将人捉去，关在监中。因当地官府心肠较软，虽不肯驳他面子，终觉二人不过年少喜事，好打不平，罪不至死，不肯往死里办，二人也不肯招。金氏弟兄心疼狗子，又因多年威望，连家中养的狗都无人敢于欺侮，这两人如此大胆，将狗子打成重伤，如不杀以立威，面子难看。因恨地方官不肯尽心，连夜命人骑了快马去往省城告知妹子，强着妹夫派人将这两个犯人提往省城当强盗办。那将军本就惧内，狗子又是他新选中的女婿，闻报大怒，哪还管什伤天害理，立发令箭火牌，专差来提，准备押到省城严刑处死。

二人虽因那官不肯造孽问成死罪，受刑也不甚重，但是钱可通神，在牢中困了数月，吃了不少苦头。天气又热，本就有病，来的官差狐假虎威，再一虐待，途中非打即骂。这日一早行经腾越城外，二人自知此去必死，忽然乘隙逃走。饥疲交加，人又有病，四肢无力，好容易扭断枷锁，逃出毒手，余力已尽，一路掩藏，逃到庙的后面，越墙进去，在厨房中偷吃了点东西，藏向草堆之中，被和尚发现。满拟出家人必肯方便，自己周身是伤，病还未愈，也实在走不动，正向和尚商量暂避一日，不料暗中已去引了人来。二人戴上重枷镣铐，知无幸免，走时悲愤填胸，还口喝骂，又捱了一顿毒打，越发寸步难行。走出不远，两次想要自杀，均被官差

拦住。看出伤病太重，恐在途中死去，无法交差，这才改说好话，一面到外寻找车马山轿。无奈这些土人均怕应官差，是有车轿骡马的纷纷藏避。天已不早，正在路旁为难，一面命人去往左近民家打听轿马，忽见两个山民骑马走过，身后还有三匹空马，忙即喊住。

山人原是蛮兵假扮，知道这些官差言而无信，恐被识破，开口便要大价，并说后面还有伙伴，共有十来匹马，钱少却不肯去，又只肯送出七八十里，远了不去。众官差表面全都答应，准备到了前途再用官家势力威逼。果然不多一会，又有山民带了空马走过，连山人所骑共是十三匹马。内有两个山人推说急于回家，各自走去。众官差哪知利害，因听同行山人说有小路可以绕走，要近得多，免得错过宿头，想乘夜凉多赶点路，早日回省讨主人喜欢，心想自己共有七人，多半都会武艺，不怕山人闹什花样。说定，便由山人引路起身。

王、时二人已被绑在马上，一口气跑出十多里。众官差中有一老年捕快比较机警，觉着山径险恶，树林甚多，荒野无人。又见二山人动作轻快，看去颇有力气，一前一后不时用土语互打招呼，面带诡笑，心中生疑，刚纵马向前厉声喝问：“你这东西把我们领到哪里去？如何这样荒凉？想作死么？”山人还未及答，前去二人突由林中迎面飞驰而来，见面也不理人，与当头山人微一招呼，便纵马反身驰去。老捕快看出不妙，正喊：“诸位总爷弟兄留意，快些将马勒住，取出兵器准备！这几个东西不是好人！”忽听林中芦笙吹动，众官差也全警觉，耳听身后哈哈大笑，回头一看，四方八面均有蛮兵拥出。为首官差和那老捕快看出来人与庙中所遇蛮兵一样装束，还当方才说笑所闯的祸，妄想打着官家旗号上前分说。刚把马头一勒，耳听飕飕连声，内有三入首先应弦而倒，老捕快也中了一箭。紧跟着好几十个蛮兵蛮女各持刀矛弓箭如飞

驰来，当头一骑正是庙中所见为首山妇，带了四名山女，已抢到王、时二人面前，纷纷动手，斩断绑绳，将人救下。下余蛮兵不容分说杀上前去，矛箭齐施，众官差倒被杀死了六个，老捕快也在其内。只为首官差武功较好，勉强冲出重围，正往前面飞逃，迎面忽又飞来一口尖刀，正中面门，“哎呀”一声翻倒马下，寨兵也由后面追到，当时杀死。

那用飞刀的正是王、时二人所救山人蓝山，因知二人为他受罪，对头还在派人到处捉他，不敢在当地停留，逃来此地。因听土人说，方才有几个官差强向民家索取轿马，并有两个犯人在内，蓝山心疑那是王、时二人，仗着腿快，跟踪追来。刚到，便见二人被众官差绑在马上走过，因由横里抄近路翻山而来，路近得多。不知林中伏有救星，心中悲愤，人单势孤，又不敢上前。正想暗中尾随，跟到前途再打主意，忽见埋伏发动，二人业已遇救，惊喜非常。正要赶去相见，恰值一骑逃来，扬手一刀，便自打死。

王、时二人先在庙中见那山装美妇暗中示意，人在急难之中，虽然有点动念，但知仇敌势力太大，谁也救他不了，何况一个山妇。走了一路，早已想过拉倒，万想不到救星来得这么快，自是万分感激。凤珠救了二人，因恐蓝山泄机，还不放心，后经二人力说，蓝山也说仇敌到处捉他，现已无处栖身，又是孤身一人，情愿跟往金牛寨做一寨兵，永不离开。凤珠总嫌他貌相丑恶，又令折箭为誓，方命寨兵放下，一同回寨。分人移尸灭迹，以防官家看破讨厌。到寨一说，寨主孟雄对于凤珠早就由爱生畏，有些惧内，又最喜汉家人，虽觉事闹太大，一旦风声泄漏，官家决不甘休，但是木已成舟，无可如何。凤珠知他妒念最重，同时将话想好，说狗官差对她调戏，如何可恶，才动的手，再一撒娇挟制，用话激将。孟雄一想，事已至此，只得罢了。由此王、时二人便在金牛寨中住下，凤珠每日尽心招呼医药饮食，仍养了两三个月方

始复原痊愈。

蛮寨之中男女相见本极随便，凤珠年轻少妇嫁一老蛮王，举目无亲，难得有此两个同种族的英俊少年日常相见，竟把二人当着自己人看待。便是寨主孟雄，因王、时二人文武全才，知书识字，又听枕边之言，对于二人也极看重，男女双方不知不觉日久情生。只为凤珠并非荡妇一流，王、时二人更是感恩心重，寄人篱下，全仗主人护庇，虽觉女主人美貌温柔，待人极好，万分感激，并无他念。哪知过了不到半年，风声越紧，省城将军原是朝中亲贵，威权甚重，一听派去的人连同四名府县派来的护送捕快全数失踪，断定被人劫去，悍妻又在每日絮聒，非要擒到犯人不肯甘休。再说所辖省境出此大案，官私两面均下不去。越想越急，一面悬下千金赏格，一面通令各州府县加急严缉，不论死活，均要寻到下落。偏巧官差途中雇马之事被土人看去，无心泄漏，事前又有蛮兵避雨之事，蛛丝马迹，在在启人疑心，如非孟雄家财豪富，平日安分，所管蛮人部落甚多，势力颇大，当地官府虽然疑心到他，不敢招惹，没有往省里密禀，否则早已寻上门来。

孟雄却是年老怕事，不愿与汉官结怨，每日谈起，便自忧疑。后来地方官不敢明说，却用言语试探，并请孟雄相助查探这失踪人的下落。凤珠听丈夫口气常时带着埋怨之意，情势也越紧急，当时动手的人虽是自己心腹，终恐泄漏机密。夫妻二人暗中商量，孟雄本有一处别寨，在黄工岭森林角上，地势极险，又在森林那面深山之中，从无外人敢于出入。内里共有三四百个蛮人，都是一些犯了蛮寨法规的蛮人，以及别处部落中掳来的异族，由一个同族酋长和几个心腹蛮兵率领，在当地森林中采取荒金和各种珍贵物产，半年一次运往山外贩卖。同是一片森林，惟独他这小金牛寨松原山偏在森林一角，却是有山有水，物产丰富，并有一片十多里方圆的湖荡，当中还有一个小岛，风景极好。一面是那亘古

无人来往的原始森林，林木最密，十九骈生并列，并有毒蛇盘踞，由前面入林的人决难通过。他走这一面形势既险，又有孟雄所派蛮兵把守，毒矢厉害，中人必死，这条路差不多成了孟雄的私产。

下余三家土豪虽然垂涎后山这一角的财富，无奈孟雄势力太大，斗他不过。再说山形地势也太险恶，便是金牛寨的蛮人也不敢轻易来往。孟雄夫妇偶然乘兴往小金牛寨湖心碧龙洲赏花避暑，都要带了大队蛮兵伐木斩草，搭桥开路，戒备森严，才能前往。那险的两处须用百丈绳梯缒身上下，因绳太长，遇到风雨暴至，稍一疏忽，便是粉身碎骨，一落百丈。别的不说，单准备这许多上下攀援的用具，便要许多人力，没有走惯的人能否安然到达还不知道。如由林中取路更是危险，中间许多大树穴中都有各种毒蛇大蟒成群潜伏，瘴毒之气奇重无比。稍微走进，不等为蛇所杀，先就中毒倒地，周身紫黑肿胀，不消多时化为一堆脓血而死。旁边的人稍微沾染，照样中毒倒地，休想活命。被寨兵看见，还要当成敌人看待。思量无计，只得罢了，无形中简直成了两个世界。

凤珠因见丈夫忧急，事情也实可虑，便和孟雄说，将王、时二人送往小金牛寨碧龙洲上隐避，助前派酋长孟龙管理那些采荒的蛮人，并教他们识字习武。孟雄原有此意，因见爱妻和王、时二人情厚，日常相见，忽然遣走，所去虽是物产丰富、风景极好之地，但是相隔太远，以后来往不便。中间还要翻山跳崖，横断森林，连经好些奇险，一个不巧，遇见狮群、猛象和别的毒蛇猛兽便难活命。惟恐少此二人爱妻心中不快，便自己也和二人越处越好，对于时再兴更是情投意合，不舍分离，为此迟疑不决。当日越想越可虑，实在无法，正想开口，不料凤珠先说出来，自合心意，立传密令将二人请来，告知前事，令其改了山装前往，又派了二十名精悍寨兵引路护送。

二人虽不舍得主人，无奈风声紧急，只得起身。走时，孟雄



夫妇假装打猎，一直送进山口，方始饮酒分别。内中王翼早和凤珠互相种下情根，忽然远别，万分不舍，心乱如麻。因从未当面通过情愫，又当着孟雄，越发无话可说。到了途中，几次登高回望，均见孟雄夫妻向他挥手，越发难过。时再兴见他目有泪光，想起每日男女相见情景，忽然警觉，心中忧急。且喜双方分手，此去不知何时才得相见，不便明劝，暗中拿话提醒了两句。王翼听出言中之意，也明白过来。二人也自走远，来路已被山崖挡住，只得一同进发，连经奇险，前后走了两三天方始走到。

在当地主持的酋长孟龙年已六旬，乃孟雄之侄，妻子已死，只有一女，名叫兰花。因其为人威猛多力，当地蛮人多由金牛寨发来的山人和有罪之人，对他父女最是畏服，孟龙赏罚也极分明。各路要口峰崖均有蛮兵把守了望，为了当地毒蛇猛兽危害太多，那些口子每处不过三五人，只管防备严密，当时仍不免于伤人。寨规又严，按时轮值，不许退缩，凡是轮到防守的人都是心惊胆寒，能够到了日期替代回去，便认为是大喜之事。起初都是些独身蛮人，后因兰花看他们日常出没森林奇险之区，危机四伏，出死入生，朝不保夕，实在可怜，再三代为求说，准许他们把妻子接去，分班入林，不似以前每日均要犯险。一面又将林中珍贵药材移植到湖心小岛之上，以为不时之需。

孟龙只此一女，万分怜爱，平日言听计从。先见所说都向着那些奴隶罪人，还恐他们就此偷懒，所得不多，被寨主知道怪罪。哪知换了新法，按月轮班入林，去有定时，手下蛮人有了家室，不似以前日常都要与死神搏斗，刑罚也宽了许多，全都感念兰花的好处，劳逸相均，人人努力。不像以前终日愁苦悲叹，常遭鞭打，没有休息，非但每月多得，单那碧龙洲上药材的出产便可够数，觉着爱女能干，渐渐由她做主。兰花得到父亲宠信，差不多的事便独断独行，也就不再禀告。山民自然比前好过得多。但是兰花虽